

赖少其 1915-2000

赖少其书信集

主编 洪楚平

LAI

SHAO

QI

SHU

XIN

JI

LINGNAN

ART

PUBLISHING

HOUSE

嶺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主 编 洪楚平 副主编 林 锐 何 锋

赖少其书画信集

王 贵 忱 谨 题



嶺南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赖少其书信集 / 洪楚平, 林锐编. —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 12

(赖少其艺术)

ISBN 7-5362-3240-3

I. 赖… II. ①洪…②楚… III. ①赖少其(1915—2000)—书信集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K825.72②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7366号



出版人 徐南铁

题 签 王贵忱

责任编辑 叶耀才

装帧设计 林祥清

特约编辑 林祥清

摄 影 朱劲中

制 作 谭利坚

责任技编 周于帆

责任校对 梁文欣

赖少其书信集

LAISHAOQI SHUXINJI

出版 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2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9

印 数 1-2000册

ISBN 7-5362-3240-3

定 价 90.00元

纪 念 赖 少 其 诞 辰 九 十 周 年

2005 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

别有韵味的书法艺术

——写在《赖少其书信集》出版之际

林 锐

赖少其先生是当代杰出的艺术大家，在国画、版画、书法乃至诗歌、散文等诸多艺术领域中都有独到的造诣。在他给后人留下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中，除了习见的书画和文学作品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信札。

从“文革”后复出到1986年初回广州定居这一段时间中，赖老长期担任安徽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其工作非常繁忙，这在当年他致王贵忱、苏烈等先生的信中可见一斑。他的艺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请创作假见缝插针地进行。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以写信的方式与朋友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是1983年9月、10月头部动手术住院期间，他依然给朋友写过不少信件，而极少假手于人。

赖老传世信札数量较多，现多数珍藏于亲友手中。为纪念赖老诞辰90周年，我们以可居室的藏品为主体，在广州搜集了一批赖老致亲友的信札，整理出版。

—

赖老的信札，最有名者当属20世纪30年代致鲁迅先生的那几封信件。我们这次收集的，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间所写。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赖老50岁以后20多年的生活和艺术历程。

从这批书札中，我们可以看到赖老写信的一些基本习惯。

书写格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是中国人逐渐改变传统的书写方式，采用了西方的书写形式，即每行从左向右横向书写，这在官方文书中已成为定式。二是毛笔逐渐退出日常书写，钢笔、铅笔、圆珠笔等成为最常见的书写工具。尽管赖老本身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文艺界的高级领导，但在书写习惯上，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坚持以传统的方式写信，即采取由上而下，再自右至左的传统书写格式。在我们所寓目的近两百通赖老的书札中，只有极少的十数通采用由左至右的横向书写。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信封的书写上。不管信封原本的设计是横式还是竖式，赖老均喜欢按传统的习惯，将受信人的地址、姓名等都采用竖行的形式，而不理会信封是否以竖排的形式印刷。即使是用圆珠笔书写的信件，也多数用竖式书写。

书写工具。与对传统书写格式的眷恋相应的是，赖老在写信时喜欢使用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以毛笔写字，偶尔才使用钢笔、圆珠笔。从平时所见和此次整理的大量信札来看，即使是近千字的长信，他仍以毛笔书就。那些少量的用圆珠笔书写的信件，多数是在没有毛笔可用的情况下写就，包括那些在医院病房接受治疗时或临出发前匆匆草就的纸条。

用纸。与严格地使用传统的毛笔与书写格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赖老写信使用的笺纸并不太讲究。他所用的信纸五花八门，规格不一，并没有比较固定的用纸。以当代常用的公文纸为多见，包括他所供职的单位、所寄住的宾馆，或者是旅居时东道主的信笺，他都会随手拿来使用。也经常把书画创作用的宣纸边角料当作信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赖老对写信用纸没有自己的爱好。在他那琳琅满目的用笺中，有两种赖老自己设计的笺纸：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

分会的用笺，采用传统的格式设计并用毛边纸印制而成，笺纸的左下角是赖老以金农“漆书体”书写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安徽分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安徽分会”字样。定居广州之后，他也喜欢使用一种带有“广州市人民政府”字样的八行红栏竖式信笺。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赖老对传统格式的用纸仍是有所偏爱的。

语言。赖老写信多用白话文，有时杂以浅白的文言文，与其散文、诗歌的语言风格相近。信中如“四下鸣蝉，展玩清赏，也可解暑”、“鱼雁叠接”等一些隽永之语具有古人书札的高致，颇可玩味。

二

赖老致友人的信札，其内容极为广泛，大到对社会时事，小到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有所反映。由此，我们可以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赖老的为人处事与艺术思想，更真切地感受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的存在。

此批信札的内容中，除了下面将加以重点介绍的对艺术的一些看法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对待朋友的态度。赖老与朋友频密的通信，体现了他对朋友的重视和关心，而从信中所写内容看，则可感受到老人家对朋友的真诚。当得知时年仅40来岁的王贵忱先生打算退休以便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退休了，就像下棋一样，是下了一着死棋”，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样，针对王先生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他认为“‘博闻强识’，真能做到，当然极好”，但在分析王先生的实际情况后，他“建议应在‘精勤’入手，突其一点，期有所成”。他还针对王先生所写的文言文，认为学古“应有新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同时结合自己“也常常是食古不化，为古所泥，有时不能自拔”的情况，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时，作为同志就应互相指责，使有所警醒”。在信中，每当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往往会很客气地使用一种商量的口吻：“你以为如何”；朋友为其办事，则定加以致谢，从未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从中可以看出赖老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其次，在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得悉不少鲜为人知的艺坛掌故。如他在信中谈及为何在一副对联上同时钤上傅抱石所刻的私章和黄牧甫所刻的“合以古籀”闲章。而以《水浒牌》和《画学篇》的有关记载最宜加以留意。

赖、王两人都喜欢收藏一些古今艺术品，他们在交往过程中经常相互馈赠，互通有无。在这批信札当中所涉及的交换物品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黄君蕓所刻的陈洪绶《水浒牌》和黄宾虹先生90岁所书的《画学篇》长卷。《水浒牌》曾经顺德严氏所藏，经王贵忱先生考证，是陈洪绶《水浒牌》的最早刻本。王先生曾将它和胡日从《十竹斋印存初集》一同赠予赖老。赖老收到之后，高兴地说：“可谓好事矣”，但又表示：“你寄给我这些心爱的藏书，犹如明珠暗投，岂不可惜，但恭敬不如从命，为你暂藏之。”后来果然将它们退还。此后，王先生将《水浒牌》赠送李一氓先生，李先生复将其捐赠四川省图书馆。而《十竹斋印存初集》也由王先生捐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珍藏，此是后话。黄宾虹《画学篇》长卷，则是赖老为答谢王先生割爱将邓尔雅对联相赠而转赠王先生的。这几件藏品或古或今，均属艺坛瑰宝。对此铭心绝品，赖、王两位先生虽珍爱有加，却能举重若轻，彼此馈赠，无须任何回报，尤见两人的高谊。

三

在艺术史研究方面，尽管赖老所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不可与其艺术创作等量齐观，但这并不代表他对艺术史缺乏必要的了解。相反地，由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他对整个艺术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个别艺术家的个案研究都有深入的了解。其中，对邓石如、黄宾虹等人的研究更有发言权。由于赖老视点与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者不同，所以他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往往有人所未发的独到、精辟之处。例如，他曾比较明清诸家画黄山的异同：“昔之画黄山者，石涛

得其性，梅清得其情，浙江得其逸，程邃得其神。”（1980年《黄山寄寓图》）“浙江、梅清、萧尺木画黄山的山顶，他（指程邃）却画黄山山脚。”（《中国画精英》）如非对黄山和历代以黄山为题材的绘画有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认识的。赖老在致友人的信札中，也经常就一些艺术史或艺术理论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赖老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经常谈及自己的创作和艺术思想。如：“金农的漆书，以南京出土之王羲之家族墓砖相证，确是东晋时期正书，似即所谓八分，楷书中有隶意者”。“其实印章，皖不如浙，明不如清，后来居上，惟篆刻一道，得此盛举……”这些是对艺术史的认识。“黄山气势雄伟，只有大画才能尽情地表现，过去从未有人敢于正面表现黄山”；“我在中国画研究院临摹了明末清初画家程邃、龚半千、戴本孝、梅清四家原作，得益良多，对今后创作会起有益的作用”。类似的自述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赖老的创作思想和欣赏他的作品。

在赖老的书信中，所论列的艺术家较广，甚至连一些当代的艺术家都论及。同时，由于书信多属私人交流，在评论时多了几分自由，少了一些制肘和束缚，故其中某些意见，是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因此，这些信中的论述对更加全面、准确地研究赖老的艺术思想无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他曾提到：“印至完白，所谓前无古人；虽后有来者，惟吴让之、赵撝叔可与相比，黄牧甫则不如，齐白石更不如了。”又如针对当时过分强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他认为：“书画之事，是有闲时才能随意为之，像现在这样，兴致全无。”

王贵忱先生在广东的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学养深厚。而赖老虽然“离家日久，反而觉得家乡的文物都很新鲜”。因此，在两人的交往当中，经常互赠一些藏品，而在书信往来中，自然而然就谈论到广东一些艺术家，彼此交换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邓尔雅先生的评价。

邓尔雅先生是近代广东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也是容庚先生之舅。据赖老自述，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广州读书时，有一位同学的哥哥在文德路（广州最有名的书画街）开了一家古董店，“尊古斋”三个字即出自邓的手笔。他当时看到后印象就很深。因此，当他再次接触到邓的作品之后，对其书法和篆刻更加感兴趣，并多次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对王先生说：“我极希望能多见邓尔雅先生印章和书法，我见得不多，但感到他有独到之处，尤以朱文最佳”。“我十分喜欢邓尔雅先生佛像印拓，幅幅都是极精。押印和朱文似乎不在黄牧甫之下，可惜我见得不多”。“邓尔雅先生楷书朱文，是一大创造，对当今篆刻极有参考价值，如能集成一册，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当可生面别开”。“尔雅翁联精极，清新之至。清人能将印入书法中，书法又入印中。印章清代的比汉印好。谢谢你给我这副对联，将使我在书法中得到启发。”但他并非一味赞赏，对不满意之处也直接表达出来：“但我不喜欢他的诗集上的篆字楹联，可能缩得太小，未能见其真面目”。“他早期的篆书，有点像吴让之，还没有自己的风格”。

在收到王先生赠送的广东近代篆刻家冯康侯的印谱后，他复信说：“冯先生的作品，我是初见，他综合了晚清诸家的优点，有自己的创造，功力是很深的，但不如邓尔雅先生潇洒而有独创，未知对否？”定居广州后，他还多次对学生谈论邓尔雅先生的艺术，言谈之间甚为推崇。

四

赖老是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家。他擅长诸体书法，临池功力深厚，尤以行书和学金农的“漆书体”最具特色。晚年融会贯通，稚拙质朴，天真烂漫，达到人书俱老之境界。从这批书札中可以窥见赖老书法成就的一斑，以及他后期书风的演变过程。

长期以来，国人一直将书札作为特殊的书法作品看待。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曾对信札的艺术特点与欣赏价值有过精辟的论述：“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墨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之，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六一题

跋》)赖老的信札虽然在内容上不限于“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篇幅往往也较大,但其艺术价值仍与传统的“法帖”无二致,也完全具有上述书札的艺术特点。

由于其实用功能,赖老这批信札大多数用行书写就,少量使用楷中带行的字体。这些堪称以信札为载体的特殊书法作品,具有赖老书法作品的一贯特征。

赖老的行书,从王羲之《兰亭序》出,而独具面目:其峭拔苍劲、方中寓圆的用笔中透露出灵动与飘逸,刚柔相济,高雅脱俗,独标风骨,极具金石意味。信札中的行书,因不同的心境、环境而各具不同的面貌,体现了赖老高深的书学修养。总体而言,其结体稍长,笔力雄健,笔法谨严,秀逸中含朴质,不时带有隶书意蕴。

赖老的信札给人的最深印象就是书写非常认真,谨守法度,甚少懈怠之笔。这正是赖老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的反映。此批信札多数属于这种类型,但也有特例。如1980年8月21日致王贵忱先生一函,其笔法收放随意,结体疏朗,意态奔放,一气呵成,颇有春风得意之趣,虽为行书,但却能得草书精义。在赖老的信札及其他书法作品中,这类具有草书意态的作品还是比较少见的。

同时,书写材质的不同,也造成书写效果的差异。如以光滑的现代信箋所写的显得比较流畅爽利,风神洒脱;用吸水性较强的宣纸书写则行笔较为凝重,燥润相生,铁画银钩,尤见笔力。

行楷作品的字体与常见书札字流利便捷的特点不同,用笔和结体均略显稚拙,笔画转折、收笔处均较为讲究,捺笔也多见隶书笔意,具有浓郁的金农“漆书体”意味,风神朴茂,却与作为正式作品而精心经营的“漆书体”书法大异其趣。这类信札的书写时间,也与“漆书体”书法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近,主要集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

赖老90年代前后的书法进入人书俱老的境界。其字体化长为方,用笔简练质朴,腕力苍健,厚重古拙。王贵忱先生谓其“多不经意为之,深得无法之法意旨,随意写来允称佳作,与民初书法家徐生翁作品有同工异趣之妙,俱有拙稚雅趣,饶有天真焕发的韵味”(《少其翁晚年书法读后》),从此次所收几件晚期的信札也可见到这一特点。

值得一提的还有赖老所写的信封,也颇具欣赏价值。信封由于字数较少,空间相对较大,且有相当的公开性质,所以在书写时多数比较注重布局的经营,用笔、结体都较为讲究,融隶、楷、行于一炉,与信札字相比别有一番情趣。

从这批信札可见,赖老的行书虽然出自右军《兰亭序》,但却丝毫不流于姿媚,这固然与其天赋异禀有关,但也与他对历代书法家对《兰亭序》的取法及其特点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从欧阳询、金农等古代大书家那里得到启发,以碑入帖,追求金石味。此外,其强劲的腕力与斩截的用笔特点的,当与其早年长期从事木刻创作的经历有关。

由于信札是私人交流的一种工具,其谈论的事情和观点往往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所不能涵盖的。因此,赖老传世的信札,无疑是研究其生平和艺术最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而言,它们当中也有不少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我们这次出版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希望以后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为研究赖老及其艺术搜集到更为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2005年11月26日

目 录

LAISHAOQI SHUXINJI

赖少其
1915-2000

1 致吴南生书信 (2 通)

1. 致吴南生 1981 年 1 月 17 日
5. 致吴南生 1991 年 6 月 10 日

2 致王贵忱书信 (64 通)

9. 致王贵忱 1977 年 1 月 8 日
12. 致王贵忱 1977 年 2 月 5 日
14. 致王贵忱 1977 年 3 月 13 日
18. 致王贵忱 1977 年 4 月 13 日
22. 致王贵忱 1977 年 6 月 12 日
23. 致王贵忱 1977 年 7 月 6 日
26. 致王贵忱 1977 年 7 月 16 日
29. 致王贵忱 1977 年 8 月 5 日
34. 致王贵忱 1977 年 8 月 16 日
37. 致王贵忱 1977 年 8 月 19 日
40. 致王贵忱 1977 年 8 月 26 日
43. 致王贵忱 1977 年 9 月 1 日
45. 致王贵忱 1977 年 12 月 1 日
46. 致王贵忱 1980 年 2 月 21 日
50. 致王贵忱 1980 年 3 月 13 日
51. 致王贵忱 1980 年 5 月 5 日
54. 致王贵忱 1980 年 5 月 20 日
56. 致王贵忱 1980 年 4 月 26 日
57. 致王贵忱 1980 年 5 月 23 日
59. 致王贵忱 1980 年 7 月 12 日
60. 致王贵忱 1980 年 5 月 28 日

63. 致王贵忱 1980 年 7 月 19 日
66. 致王贵忱 1980 年 7 月 27 日
69. 致王贵忱 1980 年 7 月 28 日
70.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1 日
74.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6 日
77.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13 日
81.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16 日
83.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20 日
89. 致王贵忱 1980 年 8 月 22 日
91. 致王贵忱 1980 年 9 月 1 日
98. 致王贵忱 1980 年 9 月 16 日
101. 致王贵忱 1980 年 10 月 7 日
104. 致王贵忱 1980 年 11 月 2 日
107. 致王贵忱 1980 年 11 月 27 日
109. 致王贵忱 1980 年 11 月 28 日
114. 致王贵忱 1980 年 12 月 11 日
115. 致王贵忱 1980 年 12 月 27 日
116. 致王贵忱 1981 年 1 月 17 日
119. 致王贵忱 1981 年 1 月 17 日
122. 致王贵忱 1981 年 1 月 20 日
124. 致王贵忱 1981 年除夕
126. 致王贵忱 1981 年 4 月 6 日
128. 致王贵忱 1981 年 4 月 16 日
132. 致王贵忱 1981 年 4 月 25 日
133. 致王贵忱 1981 年 5 月 1 日
134. 致王贵忱 1981 年 6 月 20 日

137. 致王贵忱 1981年7月23日
138. 附 致黄镇 仲明 而复
1981年7月22日
148. 致王贵忱 1981年7月25日
152. 致王贵忱 1982年11月1日
157. 致王贵忱 1982年11月19日
159. 致王贵忱 1983年春节
161. 致王贵忱 1983年1月28日
165. 致王贵忱 1983年9月7日
169. 致王贵忱 1983年9月19日
171. 致王贵忱 1983年9月26日
173. 致王贵忱 1983年10月4日
174. 致王贵忱 1983年10月20日
176. 致王贵忱 1984年4月28日
179. 致王贵忱 1984年5月9日
182. 致王贵忱 1984年9月16日
184. 致王贵忱 1984年9月28日
186. 致王贵忱 1985年5月18日
189. 致王贵忱 1985年6月17日

3 致苏烈书信 (29通)

192. 致苏烈 1981年6月19日
194. 致苏烈 1981年7月16日
196. 致苏烈 1981年8月1日
200. 致苏烈 1981年8月19日
203. 致苏烈 1981年9月1日
206. 致苏烈 1981年9月18日
209. 致苏烈 1981年9月30日
211. 致苏烈 1981年10月23日
213. 致苏烈 1981年12月2日
217. 致苏烈 1981年12月20日
220. 致苏烈 1982年1月4日

223. 致苏烈 1982年1月17日
226. 致苏烈 1982年11月2日
230. 致苏烈 1983年1月14日
233. 致苏烈 1983年2月10日
236. 致苏烈 1983年3月29日
239. 致苏烈 1983年4月17日
241. 致苏烈 1983年8月1日
245. 致苏烈 1983年10月5日
247. 附 曾菲致苏烈

1983年10月6日

250. 致苏烈 1983年10月20日
251. 致苏烈 1984年6月5日
253. 致苏烈 1984年10月13日
258. 致苏烈 1984年10月25日
261. 致苏烈 1985年4月22日
263. 致苏烈 1985年9月15日
265. 致苏烈 1986年12月7日
266. 致苏烈 1987年2月26日
272. 致苏烈 1987年4月27日

4 致庄小尖书信 (4通)

276. 致庄小尖 1991年7月31日
277. 致庄小尖 1992年8月19日
278. 致庄小尖 1992年9月24日
279. 致庄小尖 1992年10月16日

5 致洪楚平书信 (6通)

280. 致洪楚平 1989年4月12日
281. 致洪楚平 1989年12月19日
282. 致洪楚平 1990年3月27日
284. 致洪楚平 1990年4月3日
286. 致洪楚平 1991年2月2日
288. 致洪楚平 1994年12月26日

中国科学院
南生同志：
我们到北京中国书画研
究院已二个月，在此临
摹了明末清初著名画
家程邃、龙其、丁戴
本孝、梅清的原作，得

北京：颐和园藻鉴堂 电话：二八三三九四 电报挂号五六七九

2.

中國畫研究院

益頗多。本來汕頭畫院的同志約我們去汕頭，也不^能前去，已替他們賄買了一千元宣紙支持他們的國畫創作。在北京遇到陳後禮先生，由於你对家鄉的

北京：頤和園藻鑑堂

電話：二八三三九四

電報掛號五六七九

中国画研究院 3.

國懷在香港出版了潮汕
地區畫家的選集并舉
行了展覽會。
人民日報記者們赴
港畫展參觀，內參，
今天又在報上登了對外

中國畫研究院 4

文委付主任周而後同
 志的文書，因你對家
 們關心，所以後即二公寄
 你及朋友們一閱——也許
 你已經見過了。
 我將去上海，即回安微，
 再見。
 賴少其
 剪菲白

北京：頤和園藻鑒堂

電話：二八三三九四

電報掛號五六七九

南生回素

永有二个家，一是普安
流沙下市，一是陆丰新田，
现已把新田、河田、河田、
新田、河田、河田、河田、

② 謝非曰：是河口人，所以也。

尊是回鄉了。

自承公視開始，便已定

居陸丰新田，因此，家是

在新田長大的，後來又

③
在陸丰唸中學。陸丰記
識的人多而比黃竹寧多。
但求的老家是普寧，
在填表時經常填：生于
普寧，長于陸丰。